

論 開 合 口

——古音研究之一——

李 方 桂

一九三一年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切韻 $\hat{a}$ 的來源」(史語所集刊 3·1:1-38, 1931)。那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就是從切韻的音系來求古音演變的痕跡及其條件。近年來想擴大這個觀點，成系統的討論些問題。只靠這個方法，仍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還得要靠古韻分部，諧聲字等的資料，但是也許從此可以發現些新的看法。雖然對於古音擬測不見得有新的發明。

一九八二年趙元任先生逝世，原打算寫一篇這類的文章去紀念他，可是那時因為我心臟開刀，許多思想不能集中。去年錢思亮先生去世，剛好我在各處演講，就想把其中一小部分整理出來紀念錢先生，同時也追念趙先生。

音韻學家往往以為合口字，不是有個圓唇元音 u ，就是有個介音 u 或 w 。如果把這個圓唇成分認為是個介音的話，細細分析起來，他跟介音 j （三等介音）的性質大不相同。因此我想分析這個圓唇成分是否可以跟介音 j 相提並論。

合口這個名詞原是等韻學家拿來分析切韻音系的一個工具，後來也應用到近代的語音裏。因此近代音也有開齊合撮之說。把切韻時代的合口分為兩類：合跟撮。也有人把合口推到古音上去，因此說古音也有個合口介音。我想把這個觀念澄清一下，看看是否妥當。

語音一般的現象，如果把兩個音素放在接近到一塊兒的時候，往往互相影響。有時前頭的音影響後頭的音，有時後頭的音影響前頭的音，固然有時候也可以不發生影響。有時候兩個音不直接相連，也可以發生影響。例如鳳字的古音原來有個唇音韻尾 $-m$ ，但是因為聲母是唇音，發生排斥作用，後來把韻尾的唇音異化為 $-ng$ 了。

介音的位置在聲母與元音之間，可以影響前面的聲母，也可以影響後面的元音。

如果古音時代已有介音的話，切韻時代的聲母與元音都可以說是已經受過介音影響的結果，其中當然也有不受影響的。比方說有介音 j 的韻，前頭往往有特殊的聲母跟它配合，如照三系跟輕唇音的聲母。這些音韻顯然與介音 j 有關，受介音 j 的影響而發生的。同時這些韻母也有些特殊的元音如 $\bar{a}$, $\bar{e}$ 等。因此可以說介音 j 對於前頭的聲母與後頭的元音都有影響。關於切韻音我們暫時仍引用高本漢的擬測，1971年我曾稍加修正過的寫法。

如果我們把合口或者圓唇成分也當作介音，寫作 u 或 w，我們可以試看他與聲母及元音的關係。以泰韻為例，唇聲母的字原不分開合，換言之就是沒有開口與合口對立的唇音字。李榮以為是開口字，但是梁僧寶以為是合口字。李榮根據王仁昫切韻，而梁僧寶根據的是廣韻。兩個等韻學家的看法不同。我不願意追究他們為什麼不同，也不願評論誰是誰非。可是這種情況值得注意。其他聲母的字有開有合。例如：

大 dāi : 兌 duāi

蔡 tshāi : 最 tsuāi

艾 ngāi : 外 nguāi

害 ǎai : 會 ǎuāi

同一類的聲母有開有合，可見合口成分對聲母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影響。又如仙韻的唇音字原也不分開合。李榮、梁僧寶都以為是開口。其他聲母的字也有開有合。例如：

連 ljän : 戀 ljwän

纏 djän : 掾 djwän

仙 sjän : 宣 sjwän

開口字有 $\bar{a}$ 元音，合口字也有 $\bar{a}$ 元音。可以看出合口成分對元音也沒有什麼影響。單就合口成分對聲母及元音的影響看起來，跟介音 j 大不相同。現在只能就語音演變的大勢而言，不能詳細的討論。

有介音 j 的韻可以認為是三等韻，雖然韻圖往往把些有介音 j 的字放在二等或四等裏去。這完全是受聲母的影響。捲舌聲母，即照二系聲母如 tʂ-, tʂh-, dʂ-, ʂ 等的字雖然有 j 介音，要算二等字。齒音聲母如 ts-, tsh-, dz, s 等雖然也有 j 介音，要

算四等字。這對二、三、四等的名詞上稍有混亂的趨勢，但是還不難區分。等韻如切韻指掌圖把韻分爲獨韻與開合韻。這種分法雖然有方便的地方，但是因爲所取標準不同。獨韻與開合韻是分與不分開合的問題；而開合是語音的問題。獨韻也可有開口的，也可有合口的。梁僧寶就把獨韻也分爲開口或合口。

切韻時代凡是唇音韻尾，如 -m, -p, -u 的韻，不能再有合口成分。因爲唇音韻尾與圓唇的合口有互相排斥的作用。這些韻可以算是開口的獨韻。主要元音是有圓唇的 u 或 uo 時，如東 -ung, -jung, 屋 -uk, -juk, 模 -uo, 虞 -ju 等都是合口字，沒有開口字，所以可算作合口的獨韻。有 -ä 元音的韻，如江 -äng, 覺 -äk, 主要元音有點兒圓唇，但是沒合口成分的 -u 或 w，一般都認爲是開口的獨韻。這些問題不大，下面討論開合問題時，不再包含這些韻。

有討論價值的字在分開合的韻裏。這些韻有時候把開口或合口的字別立韻目，如寒韻痕韻是開口，桓韻魂韻是合口。有時候不別立韻目，如唐泰韻，把開口字與合口字全放到一個韻裏。切韻與廣韻的辦法也有不同的地方。這與我們的問題無關，暫不管他。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合口字在什麼情形之下可以出現。聲母對他有什麼限制，韻母對他又有什麼限制。

先看聲母：——

1. 唇音聲母在 ä 元音前的字，如歌 -â, 戈 -uâ, 泰 -âi, -uâi, 寒 -ân, 桓 -uân, 曷 -ât, 末 -uât 等韻裏，李榮根據王仁昫切韻認爲是開口，而梁僧寶根據廣韻認爲是合口。只有唐 -âng, -uâng, 鐸 -âk, -uâk 韻裏，兩人都認爲是開口字。我不願意去分析爲什麼兩個人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在同一類聲母中，這些字都沒有開合對立的字。因此可以認作不分開合。

唇聲母在 ə 元音前的字，都歸魂 -uən, 沒 -uət 韻裏，兩個人也都以爲是合口字。但是這些字在同一類聲母中沒有對立的開口字，因此也可以說是開合不分。在登 -əng, 德 ək 韻裏的唇音字；兩人都認爲是開口，其實這些字也沒有對立的合口字，仍可以認爲開合不分。

在切韻 a, ä, v, ε, ä 等二等韻的元音前，唇音字二人也都認爲是開口。其實仍是開合不分，在元音 ie 的四等韻裏，二人仍把唇音字認爲是開口，其實也是開合不

分。

在介音 j 前面的唇音有兩類：重唇音即雙唇音跟輕唇音即唇齒音。重唇音的字各人都以為是開口，可是輕唇音的字等韻學家的看法就不一致了。如元、月、廢、微、陽、藥等韻的字，李榮以為是開口，而梁僧寶認為是合口。文、物韻的字兩人都以為是合口。不論是開口或是合口；都沒有開合對立的字，因此也可說是不分開合。總而言之，唇音後的合口成分不是一個重要辨字的成分，很可能是後起的現象。廣韻比切韻後出，而根據廣韻的人就認為是合口，如歌、戈、寒、桓等韻的唇音字，根據切韻的人就認為是開口。這也可算是這些字的合口成分是後起的，也可以認為是方言的現象。後起的合口成分在中國語音史裏時常出現，有早有晚。現代北京音讀多字為 tuo，就是開口變成合口了。切韻時代的模 -uo 韻跟鐸 -âk 韻關係很密切，如度 duo 又讀 dâk，惡 ?uo 又讀 ?âk，作 tsuo 又讀 tsâk，莫 mâk 有暮 muo 等等。普通以合口的 -uo 是從開口的 *-ag 變來的，這是切韻時代已發生的現象。又如福 pjuk，馮 bjuŋ，怨 sjwo 等字也可以是從開口的 *pjək, *bjəŋ, *hnjag 變來的。又如門 muən，沒 muət，文 mjuən，物 *mjuət 等普通認為是合口字，也可以是從開口的 *mən, *mət, *mjən, *mjət 變來的。這對語音演變條例並無不合，對古音擬測也更簡單。

2. 見系跟喉音聲母在各種元音前普通常見開合對立的字，例如：

哥 kâ : 過 kuâ

艾 ngâi : 外 nguâi

剛 kâŋ : 光 kwâŋ

干 kân : 官 kuân

姦 kan : 關 kwan

黠 ǵăt : 滑 ǵwăt

形 ǵieng : 熒 ǵiweng

恒 ǵəŋ : 弘 ǵwəŋ

痕 ǵən : 魂 ǵuən

行 ǵəŋg : 橫 ǵwəŋg

莖 ǵəŋg : 宏 ǵwəŋg

在介音 j 前也常有開合對立的字；例如：

獬 kjäi : 劇 kjwäi

巾 kjěn : 麤 kjuěn

言 ngjɛn : 阮 ngjwɛn

蹇 kjän : 卷 kjwän

羌 khjang : 匡 khjwang

輕 khjäŋ : 傾 khjwäng

這類合口成分與韻無關，尤其是有些韻沒有合口字，只在這系聲母裏有開合對立的字，所以可以說合口成分是這系聲母的一部分。

3. 現在我們看韻母對於合口的限制。凡是有元音 ie 的四等韻，如齊 -iei, 先 -ien, 屑 -iet, 青 -ieng, 錫 -iek 等，除去見系及喉音聲母外，別無合口字。這表示前高元音對合口成分有排斥作用，但是對於聲母的圓唇成分並不排斥。因此我想另立一套圓唇聲母如 kʷ-, khʷ-, gʷ-, hʷ-, ngʷ- 或簡單寫作 kw-, khw-, gw-, hw-, ngw-, 等與 k-, kh-, g-, h-, ng- 等同是古音聲母。

4. 凡是有舌根音 -ng, -k 韻尾的字，除去見系及喉音聲母外，只能有開口字，不能有合口字，如唐 -âŋ, 鐸 -âk, 陽 -jang, 藥 -jak, 庚 -ɛŋ, -jɛŋ, 陌 -ɛk, -jɛk, 耕 -ɛŋ, 麥 -ɛk, 清 -jäŋ, 昔 -jäk, 蒸 -jəŋ, 職 -jək, 登 -əŋ, 德 -ək 等。有合口元音的韻，如東 -ung, -jung, 屋 -uk, -juk, 冬 -uong, 沃 -uok 等，當然除外。這條規則很特殊，一時看不出為什麼沒有合口字。一定要跟下面一條規則一齊看。

5. 凡是有 -ɸ, -i, -n, -t 韻尾的韻，各系聲母連見系及喉音聲母在內，都可以有開口的字，也有合口的字，如歌 -â, 戈 -uâ, 麻 -a, -wa, 泰 -âi, -uâi, 祭 -jäi, -jwäi, 廢 -jɛi, -jwɛi, 皆 -äi, -wäi, 哈 -âi, 灰 -uâi, 寒 -ân, 桓 -uân, 曷 -ât, 末 -uât, 刪 -an, -wan, 鎋 -at, -wat, 仙 -jän, -jwän, 薛 -jät, -jwät, 痕 -ən, 魂 -uən, 真 -jěn, 質 -jět, 等韻。例如：

多 tâ : 陟 tuâ

沙 şa : 說 şwa

大 dai : 兌 duâi

皆 kǎi : 乖 kwǎi

刈 ngjɛi : 穢 ?jwɛi

世 sjǎi : 稅 sjwǎi

耐 nǎi : 內 nuǎi

賽 sǎi : 碎 suǎi

痕 ɣən : 魂 ɣuən

吞 thən (開口只此一字) : 屯 duən

眞 tsjĕn : 諄 tsjuĕn

叱 tshjĕt : 出 tshjuĕt

單 tân : 端 tuân

散 sân : 算 suân

渴 khât : 闊 khuât

鏟 tshǎn : 篡 tshwǎn

錢 dzjǎn : 全 dzjwǎn

薛 sjăt : 雪 sjwăt

這類的有舌尖音或零韻尾的韻跟前面有舌根音韻尾的韻一比較，似乎有一點互相補充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的意思。想要使這情形更清楚，不妨暫時用從前 (1971) 擬定的四個上古元音跟不同韻尾配合的情形看看。

跟舌根音韻尾配合的有 -ang, -əng, -ing, -ung (入聲不另列)。除去 -ung 外沒有合口韻。跟舌尖音韻尾配合的有 -an, -ən, -in, 但是沒有 -un, 而有一套合口韻 -uan, -uən。合口成分不能在前高元音 i 前出現，所以沒有 -uin。合口韻 -uən 除去舌根聲母有開口的 -ən, 其他聲母沒有開口字，例外只有吞 thən 字，今音也讀 thun。凡是有合口介音而無開口的字相配的，其合口成分都是後起的。那麼只剩下 -uan 跟 -an 相配。從這兩類韻比較一下，就可看見下面的分配情形：

-ang, -əng, -ing, -ung

-an, -ən, -in, -uan

-uan 似乎是從 *-un 變來的。這個結論跟古韻不合，因為 *-un 已經跟 *-an 押韻

了。如果承認古音有 *-un 的話，時代一定比詩經早。

現在我試把上面的分析總結一下，看看合口成分也就是圓唇介音的來源，(1) 從圓唇舌根喉音聲母來的。(2) 從 u 元音在舌尖音韻尾前演變出來的。(3) 其他合口字沒有跟他對立的開口字的時候都是在特殊情形之下後起的。有的很早就發生了，有的在切韻時代的後期。如果接受上面的分析，可認為古音時代沒有合口介音。

我覺得其中仍有值得研究的就是上古的 u 元音。我曾經提議把 u 元音取消，使古代元音只有三個，即 i, ə, a，但是我自己沒有接受這個意見。現在不但把 u 元音保留下來，而且讓他分佈更廣一點兒。使上古的元音系統分佈的更整齊一點兒。這個辦法不是沒有問題的，也不是僅從研究切韻時代的開合作起點所能解決的。將來也許再有機會討論這個問題。